

加尔多斯文集

LA DESHEREDADA

李德明译

她被剥夺了一切



上海译文出版社

加尔多斯文集

LA DESHEREDADA

她被剥夺了一切

李德明译



B1282763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她被剥夺了一切/(西)加尔多斯著;李德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3

(加尔多斯文集)

ISBN 7-5327-2683-5

I. 她... II. ①加... ②李...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7901 号

Benito Pérez Galdós

LA DESHEREDADA

本书根据 Aguilar, Madrid, 1970 年版译出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ultura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她被剥夺了一切

[西班牙]加尔多斯著

李德明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插页 5 字数 324,000

2002年3月第1版 200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7-5327-2683-5/I·1564

定价: 24.50 元

译 者 序

本书是西班牙伟大作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的近代小说系列中的又一部名著。原著书名为《被剥夺了遗产的女人》。

在这部作品中,加尔多斯用娴熟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多层面、多方位、多透视的宏伟画卷,为我们布置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舞台。在那豪宅贫舍,在那繁华大街和肮脏小巷,在那疯人院和监狱,生活、活动着各种各样的人物——国王和王室成员,大臣和其他高官,富翁和大老板,侵吞国库者和偷税漏税者,小商贩、小店主和小业主,疯人院病人、监狱囚犯、乞丐、地痞、流氓……但是,加尔多斯着墨更多的是庞大的贫苦阶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西班牙众多古典和当代作家中,加尔多斯是描写贫困阶层人民生活最多、最深刻的一位,并且对他们给予极大的同情。他在这幅画卷、这个大舞台上,刻画了许多具有独特性格和形象的人物,同时又给他们打上阶级的、社会的、时代的烙印。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幅画卷、这个大舞台的政治背景,因为加尔多斯正是以此展开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的。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班牙正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共和与保皇、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的历史时期。忽而你上我下,忽而我上你下。各种社会力

量和思潮都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处心积虑地占领更多的阵地。特别是，那时一个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已经出现，正在走上政治舞台。同时，那个时期的西班牙正在同其殖民地古巴等国进行着占领与反占领的战争。西班牙可谓经历着一个多事之秋，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另外，马克思主义在包括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刚刚开始传播，不免有些人片面地或错误地理解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从个人角度、个人利益出发去认识存在于当时社会的政治不公、财产占有不公等现象，喊出了“社会清算”口号。加尔多斯在泱泱三十几万字的作品中虽然没有过多泼洒笔墨，但便把这一切清晰地勾画了出来。所以，我们弄清这一历史、社会背景，就不难理解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女主人公伊西多拉（也包括她的弟弟马里亚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了。

在加尔多斯的笔下，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从女主人公伊西多拉到她的疯父亲托马斯·鲁菲特、始终没有露面的“神父”舅舅，从伊西多拉的“孽种”弟弟马里亚诺到他的小伙伴“小小美男子”、混混萨拉皮科斯和贡萨莱特、流氓无产者加依蒂卡、伊西多拉先后与之同居或发生关系的华金、博廷、梅乔尔、保乌、加依蒂卡、伊西多拉的姨妈恩卡纳西翁和教父何塞·雷林皮奥，等等，都活灵活现地跃然于纸上，他们的外表形象、内心世界，乃至服饰和语言，都描绘、刻画得细致入微、淋漓尽致；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她被剥夺了一切》中的“她”，即女主人公伊西多拉，生在病态的家庭和长在病态的社会里。她的父亲托马斯·鲁菲特是疯人院的病人（他进疯人院之前就可能是个半疯子）；全家生活拮据，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托马斯·鲁菲特

竟然“趁火打劫”，为他的一女一子编造了贵族出身的“神话”，并且制造伪证，企图证明他们是贵族小姐维吉尼娅的私生子女。“十五年前，一位炮兵少校找到公证员穆尼奥斯·诺内斯的表哥兼同事安德烈乌，请他办理一份‘确认书’，确认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是他的孩子，并说将他们交给一个男仆抚养，而该男仆恰好与托马斯·鲁菲特住在同一幢楼房里。一天，这幢楼房发生火灾。不久，男仆死去；女孩也死去。火灾时，一些证明丢失，安德烈乌把‘确认书’中男仆尼科拉斯·冯特的名字改为托马斯·鲁菲特……”伊西多拉的头脑从小就被灌输了这种东西，并且在与之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神父”舅舅唆使下，一直对自己是贵族后代坚信不疑；就是说，她认为托马斯·鲁菲特夫妇只是养父母，而生身之母是贵族小姐维吉尼娅。再加上她觉得自己不但生得漂亮，而且同那位贵族小姐十分相似，因此更加固执己见。另外，当时有一种社会思潮——“均富”、“清算”——也时时影响着她，从而在那条贵族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她整天生活在幻想之中，虽然贫困不堪，但总放不下“贵族”架子，甚至因涉嫌制造伪证被关进监狱以后，还花钱租用条件好的单人房间，而不愿意同其他囚犯住在大通铺的牢房里。她的幻想一步步破灭。为了生存，不得不先后与多个男人同居，结果，不但被“剥夺”了继承“遗产”的权利，而且也被剥夺了一切，包括她的贞操、青春和美色。因此，我把这部作品题目的中文译名稍稍改动了下，定为《她被剥夺了一切》，而不是照搬原著，译为《被剥夺了遗产的女人》。我觉得前一种译法也许更能表达作品的整个思想。

伊西多拉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不管怎么说，她还有一颗善良的心，热爱生活，追求正常人的生活，追求真正的爱情，始终爱着一个男人。但她“只看见服饰、金钱，而看不见人”，她所钟爱

的男人并不真正爱她，爱的是她的美貌，是她从“神父”舅舅那里得到的遗产，即一定数量的金钱，是她以肉体换来的钞票。她最终摆脱不了被抛弃的命运。而这更增加了伊西多拉和整个作品的悲剧色彩。读完全书，读者会感到有一种复杂心情压在心头，既恨她，不该在稍有理智的人看来无法实现的贵族梦中越陷越深，应及早醒悟；同时又同情她那样天真烂漫，善待忘恩负义的情人。这也是我译完这部作品后，一种复杂感觉缭绕在心头的原因之一。

伊西多拉的弟弟马里亚诺，母亡父疯以后便与姨妈恩卡纳西翁住在一起。一方面，他缺乏父母之爱；另一方面，在那种社会环境——包括影响他和他姐姐的那种社会思潮——中逐渐染上了好逸恶劳、好吃懒做、不思上学读书、玩世不恭的丑恶习惯，最终走上了暗杀国王的犯罪道路，被判极刑。姨妈曾教训他说：“你走的是另一条路（和姐姐不同的路——译者注），但结果是一样的。”

托马斯·鲁菲特一家毁灭了。

加尔多斯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你们如果渴望攀登一个难以攀登的崎岖顶峰，请不要那么相信遐想的翅膀。你们应该尽量拥有自己的一双翅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反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最好是，请相信我，最好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上去。”不过，鲁菲特一家的悲剧，包括伊西多拉的悲剧，从根本上讲是那个社会的必然产物。加尔多斯在揭示那一教训的同时，也对他们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并在描写他们悲剧（当然，也是许许多多普通百姓的悲剧）时，揭露和批判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西班牙社会现实，从内心发出呐喊，呼吁社会公正，铲除司法腐败。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无法找到一条解决这一切的

正确道路。

何塞·雷林皮奥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他是伊西多拉的教父，最大的乐趣是每天都陪伴着教女。他教她自食其力，帮助她克服这样那样的困难，战胜大小挫折。最后，他看见教女落入一个个品质丑陋的男人的魔掌时，感到茫然了，从而借酒浇愁，甚至整天处在半睡半醒状态，好像在与那些丑陋男人决斗，一个个把他们杀死，救出教女。到了后来，他道出深深埋在心中的秘密：对伊西多拉怀有父爱，也怀有另一种爱。

加尔多斯是一位语言大师，他赋予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不同的语言特点。托马斯·鲁菲特在疯人院的内心独白，语无伦次，异想天开；姨妈恩卡纳西翁那种老妇语言粗鄙、生硬；伊西多拉的第一个男友米吉斯讲话有时诙谐、风趣，有时文雅，全然一副大学生的特征；何塞·雷林皮奥是父爱、情爱的语言兼而有之；马里亚诺讲话一向简短、僵硬，这从一个侧面道出他的心情始终沉浸在痛苦之中；加依蒂卡满嘴粗话脏话……这些都对人物的描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另外，这部作品汇集了多种文学形式。全文以叙事形式为主，但穿插着戏剧形式、日记形式或书信形式，这有助于作者更直接、更形象、更简明、更集中地安排和交代历史时代背景，使故事情节更生动，更吸引人，更能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加尔多斯的多部作品采用了这种写作技巧。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是西班牙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是继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坛上一位最有影响的多产作家。在半个多世纪中，他始终以最为旺盛的精力和辛勤耕耘的治学态度进行文学创作，一生著有一百多部作品，其中有许多不朽名作，为世

人所诵读。文学评论家们惯于把他称为西班牙的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加尔多斯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只是由于西班牙皇家学院的反对而没有变为现实。他曾三次被选为共和党议员。他的反宗教、反君主专制的立场是异常鲜明的。

加尔多斯十八岁时，即一八六一年创作了独幕剧《恶有恶报》。一八六二年创办《火炬报》，并且考取马德里中央大学法律专业。一八六八年革命前的那三四年，他学习法律的热情一落千丈，兴趣完全转移到文学方面。早在一八六七年，他已着手创作第一部小说《金泉》，并于一八七〇年正式出版。一八七三年至一九一二年间，加尔多斯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以《民族演义》为总题目的系列历史小说，共五辑四十六部。这是十九世纪西班牙社会生活的宏伟画卷，它描写了一八〇五年特拉法尔加之战到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之间近一百年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系列自成起讫、独立成篇、人物穿插出现、情节上互相照应的现实主义小说。

在创作《民族演义》第二辑期间，加尔多斯开始将注意力从历史小说转向现实的社会小说上来，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堂娜斐菲克塔》(1876)、《葛罗丽娅》(1876—1877)、《莱昂·罗奇一家》(1878)、《马利娅内拉》(1878)、《她被剥夺了一切》[原著名《被剥夺遗产的女人》](1881)、《曼索朋友》(1882)、《森特诺博士》(1883)、《托尔门多》(1884)、《布林加斯夫人》(1884)、《禁区》(1884—1885)、《福尔图娜塔和哈辛达》(1886—1887)、《喵喵》(1888)、《探求隐情》(1888—1889)、《原来如此》(1889)、《托克马达》(1889—1895)、《纳萨林》(1895)、《哈尔玛》(1895)、《一颗慈善的心》(1897)、《祖父》(1897)，等等。这些作品有的抨击宗教

狂热,有的描写个人同充满宗教偏见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有的描绘男女之间的爱情,有的对下层人的痛苦生活给予极大的同情……

此外,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还创作一些戏剧作品和短篇小说,也获得了很大成功,受到观众和读者的喜爱。

李德明

1999年11月

目 次

第一 部

第一 章 另一部小说的尾声.....	3
第二 章 “卖水蛭的女人”.....	29
第三 章 “孽种”.....	37
第四 章 大名鼎鼎的米吉斯.....	49
第五 章 一张名片.....	75
第六 章 好家伙！.....	78
第七 章 占有马德里.....	106
第八 章 堂何塞及其一家.....	112
第九 章 贝多芬.....	131
第十 章 贝多芬(续).....	142
第十一章 第五十多次失眠.....	149
第十二章 佩斯家族(说教).....	154
第十三章 好一个俗气的姑娘！.....	167
第十四章 圣诞节.....	173
第十五章 马里亚诺许下了诺言.....	190
第十六章 亮明身份.....	194
第十七章 平等。——伊西多拉的自杀.....	205
第十八章 我“神父”舅舅的最后劝告.....	214

第二部

第一章	大事记	225
第二章	变卖	235
第三章	去教堂	253
第四章	“A或者B……继续说下去”	256
第五章	咖啡馆里	272
第六章	第二十五场	279
第七章	具有维纳斯之美的平民女	293
第八章	阿瓦德斯大街	302
第九章	狗熊的抚爱	316
第十章	米吉斯的药方	327
第十一章	又一次幕间休息	350
第十二章	场记	356
第十三章	在模范监狱里	374
第十四章	发生的那些事情	390
第十五章	是还是不是？	401
第十六章	马里亚诺的想法。——概述	413
第十七章	堕落	421
第十八章	伊西多拉之死。——鲁菲特一家的结局	442
第十九章	寓意与教育	453

第一 部

第一章

另一部小说的尾声

—

“大臣们都到齐了吧？……大臣会议可能开始了吧？……马车，马车，不然我就不能按时赶到参议院了！……这种生活真无法忍受……这个地方简直是个长着野人的脑袋、忘恩负义者尾巴的魔鬼，不知道尊重我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以怨报德，对我们受到的侮辱幸灾乐祸！这个怪人成堆的地方，看我收拾你不！你叫什么名字，你叫‘嫉妒之城’，到处是矮房子，光秃秃的地板，所以什么倒下来都很受欢迎……多少？四千万，二千四百万，一亿六千七百万，二十三万三千四百十二点七五比塞塔……就是这个数。他妈的，我决忘不了你，我已经把你捏在手心里了，逃不掉了，噢，可怕的数字，你像一滴水银那样滑溜溜的，很不好捉住！我把你捏在手心里，再也跑不掉了，到现在和我的健忘症捉迷藏了，我把你牢牢地装在脑子里：‘个人补贴’……阁下，请允许我说一下，我很欣赏阁下和阁下的朋友们为坦白交待违反宪法而那样无所谓……街谈巷论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要打发人把法官统统赶下台……投票去，投票去！投我的票？你们想不想

知道我当政以后将行使怎样的权力？情况很清楚：决不让那些人得逞。我的选票就在这里，是克虏伯^①制造的……可是，这是什么声音？……谁在我脑子里跑来跑去的？噢，谁在上面走动？……知道了，知道了；是水银珠，从脑子里跑出来的水银珠。”

刚才如此讲话——他啰啰嗦嗦地讲了一大通，很难说有个完整的句子和思想，而且前言不搭后语——的这个人，是那些人当中的一分子，他们失去了正常人的形象，从而很难知道他们的哪怕是大概的年龄。他是否正处于生命的中点，或者已是日落西山？他面部表情活泼，双眼炯炯有神，这表明他才智过人，还是卑鄙无耻至极？很难说清楚，就是局外人就近听听他讲话，看着他的表情，也不知道对他是怜悯还是发笑。他脑袋光禿得几乎没有一根毛，胡须稀疏、花白，这里刮一下，那里刮一下，如同荒草割了一半。上唇很长，吊挂着，好像比下唇长很多，而且近来又变得疲软了，时时抽搐、颤抖，嘴巴像兔子的豁嘴一样滑稽可笑。他面色苍白，皮肤像纸莎草一样，双腿瘦削，身材低矮，腰背稍弯。他讲话时，如果词句不伴随着各种各样令人发笑的姿态、各种各样让人斥责的动作、各种各样声调——演讲的、哭号的、训诫的——的话，还是很悦耳的。

一位表情严肃、心肠慈善的先生走近他，轻轻地、亲切地用手拍拍他的肩膀，摸摸脉，看看迷茫的神色，黑色的眼珠和垂吊的上唇，回过头去对陪在身边的年轻人说：

“溴化钾，加倍。”

大夫离去了，病人重新操起演讲的调门，那是想说服树干。

① 克虏伯(1812—1877)：德国实业家，火炮制造商。

因为这情景发生在一座长方形、四周围着高墙的院落里，没有土坡，没有高岗供人逃到外面去。树不十分高大，一排一排的，虽然上面栖落着不少小鸟，但掩饰不住一副悲凉的病态，把一个个算不上正圆的树影投射在沙土地上；那里没有一片叶子，没有一块石头，没有一块卵石，平平整整的像一块尘埃地毯。在那个凄凉的地方有三十几个人游荡着，有的步履缓慢、动作僵硬，像幽灵一样；有的急促促的，喘着粗气。这个人围着两棵树打转，用脚步勾画出无数的“8”字来，同时不停地摆动手臂，永远不知道疲倦，脸上没有一滴汗，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什么来，眉心那里竖着一道道皱纹，总觉得有人在追逐他，表情慌恐不安；那个人躺在地上，耳朵贴着尘埃，倾听地球另一侧的声音，白痴一般的脸活像一个黄色甜瓜，张着嘴傻笑。第三个人高声歌唱，手上拿着一张纸，大概是欧洲军队分布略图，各兵种和相关首长或长官的名字，应该把这一切都谱上曲子。

大夫从这个人身边走到那个人身边，他虽然可笑地迎合他们，但对每个人都谨慎地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一会儿停到那个人——此人满脸虚荣表情，胸前挂满了勋章，还有教士披巾和咒符——身边，聊上一通儿；一会儿和一个老者匆匆说上两句，后者身体虚弱，面带笑容，独自沿着围墙静静地漫步，他手上拿着一本坎普滕^①的油渍渍的书，像个隐居的哲学家或基督教的第欧根尼^②，衣着不整，脸上涂着圣油。此人是神父，曾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现在正思考着那天递交教皇的信件，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始终如此；他关在那里已经二十年。

① 系指(坎普滕的)托马斯(1379—1471)：德国神秘主义作家。

② 第欧根尼(前413—前327)：古希腊哲学家。